

独幕话剧

JIARI DE FENGBO

假日的风波

栗潋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剧是通过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，在假日里，掀起一场小风浪，歌颂了敢想、敢干的、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青年工人——胡腿，批判了迷信科学、崇拜外国、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工程师——魏芳。

假日的风波

栗 涛 著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32印张·14,000字·印数：1—2,000 1960年5月第1版
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·195 定价(7)0.09元

時間：1958年初秋的某星期日上午。

地點：鐵路职工家屬宿舍。

人物：陈淑賢——电务段女會計員，25岁。

陈国賢——淑賢妹，工务段实习生，共青团員，21岁。

魏崇阳——工务段工程师，34岁。

陈师傅——淑賢父，电务段通信領工員兼工会副主席，
共产党员，55岁。

胡鹏程——工务段机械工，共产党员，24岁。

布景：陈师傅家里，这间屋是淑賢姐妹的卧室，正中是通楼道的門，两侧各有一扇明洁的大窗。正門右侧墙上挂滿淑賢的各种不同姿态的象片框和“寻爱記”……等电影的宣傳画，靠墙是淑賢鋪着綢緞被褥的单人床，床头一个梳妆台。从側幕再往右是內室。正門左侧墙上挂着国賢得来的奖状，墙下一張朴素的床，床头窗下是非常整洁的书桌。从側幕往左是陈家的厨房。室中央一張圓桌，好象是这两种截然不同“环境”的“分界点”。

幕启：国賢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，她穿着工作服，匀称的身材，明亮的眼睛，长长的辮子，虽然有些稚气，但很果断坚强，她刚从铁路工程学校毕业派在工务段作实习机械工，为了帮助胡鹏程制造鋼軌探伤器，星期日仍在家里制图，不时地拉着計算尺，有时还抬起头来沉思着。

姐姐淑賢这时在梳妆台前打扮，她身材較国賢略高，穿着鮮艳的秋装上衣，毛嗶嘰裙子，嘴里哼着电影“柳堡的故事”里的插曲，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新烫的卷发。

淑 賢：“……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，十八岁的哥哥……”（从镜子里看到国賢厌烦的样子，她調皮地回头一笑，国賢赌气用力一撒椅子，扭回身去繼續画圈，淑賢一挤眼睛回身更大声地唱起来）“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……”（放下梳子，对鏡整理衣服，忽然想起什么）二妹！

〔国賢裝听不見。〕

淑 賢：国賢！（回身大声地）国賢！

国 賢：（不耐烦地）哎呀！干嘛你这是？这要是胆小的还叫你把魂儿吓跑了呢！

淑 賢：嗨！你胆可真小！

国 賢：也不知你昨晚上做什么好梦了，大清早起来就唱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，你今年都二十五了，还有十八岁的哥哥？我看你还不如唱“三十八岁的哥哥来到身边”。

淑 賢：你这死丫头片子，你再胡說……

国 賢：胡說？我才不胡說呢！我看你一到禮拜天，就知道等表哥下館子、买嫁妆，成天也不想别的。

淑 賢：你好，不管禮拜不禮拜的，就知道跟小胡研究这个、研究那个的，多伤脑筋！走，上百貨公司去。

国 賢：不去！

淑 賢：不去？哼！（又大声唱起来，国賢捂耳朵）二妹！把鞋刷子递给我。（见国賢不理，自己到书桌抽屉里翻找鞋刷）

国 賢：（生气地）唉！真是的！

〔国賢赌气拿起图纸到圆桌上画，淑賢找完鞋刷又跑到对面刷起皮鞋，又唱起……“小妹妹为什么呀不开言？”〕

国 賢：（把笔往桌上一扔）哎呀！

淑 賢：（仍然逗趣地）干什么哪？国賢。

国 賢：画图呢！

淑 賢：画图？得啦，把衣服换了陪我上街买东西去。

国 賢：我不换衣服，一会还上車間呢。

淑 賢：上車間？星期日上車間干什么？

国 賢：我和小胡在研究探伤器，他在段上装配，我在家画图，等爸爸下班回来还得跟爸爸商量商量呢！

淑 賢：大礼拜天的，你和小胡研究还不算，还想把爸爸拉上呀！再說了，爸爸是电务段的，你和爸爸商量什么呀？

国 賢：我們研究的探伤器和电务有关系，爸爸是电务段的老領工員，他有經驗！

淑 賢：你們工务段不就是搞綫路的嗎？弄探伤器干什么呀？

国 賢：現在列車拉的多、跑的快，可是有些綫路上還有沒換掉的老鋼軌，容易發生內傷，所以我們才製造探伤器。你早晨起來就搗亂，弄得我到現在圖還沒畫出來呢！

淑 賢：行啦，大禮拜天的，明天再說吧，該休息的時候就得

休息。列宁說：不会休息，就不会工作。走，陪我去买点东西。

国 賢：你这是歪曲列宁的話，“不会休息，就不会工作”，其意义是为了更好的工作。可你就知道吃喝玩乐，……你要买什么，你就去买，叫我去干什么呀？

淑 賢：那里有两双鞋，一双鹿皮的，一双麻皮的，样子都挺好，还有两件衣料，花儿和顏色都不错，我拿不定主意了。

国 賢：拿不定主意啦？

淑 賢：是啊！

国 賢：那好办！

淑 賢：怎么好办呀？

国 賢：都买回来在家挑。

淑 賢：在家挑？

国 賢：挑剩下了是我的，甬說鹿皮的，耗子皮的我也要。（笑）

淑 賢：噢！好事都叫你想到了。

国 賢：那当然啦！

淑 賢：別鬧了，去一趟吧！帮我出个主意。

国 賢：拿不定主意怕什么，有表哥大駕相陪。

淑 賢：他懂得什么呀！还是你有艺术眼光。

国 賢：行啦！你別捧我啦，人家是工程师出过洋，比我这小实习生可强百套，可是，我有一句話，你可別过意……。

淑 賢：甚么話呀？

国 賢：你是真爱他？

淑 賢：（点头）……

国 賢：我呀……

淑 賢：你怎么的？

国 賢：我是真煩他！尤其是这些日子。

淑 賢：这些日子怎么了，碍着你啦？

国 賢：就拿小胡要研究超音波探伤器这件事來說吧，剛跟他一說，你猜这位工程师怎么样？

淑 賢：一定挺高兴的支持唄！

国 賢：你可真把你們那位看高了！（学魏崇阳，拿起国旗当建議书）他拿起建議书，正正眼鏡：你要搞探伤器？好啊！可真是敢想、敢說。这是新的科学成就，你有什么把握？就凭咱們这工务段，設備……資料……能搞成？哼！成問題！

淑 賢：是啊！新的科学成就，沒有資料，沒有設備，就是成問題嘛！

国 賢：对！你們俩唱的都是一个調儿！他还說什么书本上沒有啦，我們設備太差啦，不如向外国买几台啦……

淑 賢：是啊！能买几台質量好的也不錯呀！

国 賢：照你們这說法儿呀，是一輩子也搞不了！不过我看不是設備太差，而是你們的思想太差。

淑 賢：怎么太差？

国 賢：远的不說，就拿我們工务段來說吧：沒有大龙門刨床，也作出了“巨龙道岔”，普通养路工也发明了“篩碴

机”。告訴你吧，姐姐，只要有黨的領導，依靠群眾，就什麼都能搞成！

淑 賢：你不用給我上政治課，這些道理我都懂，在技術方面我是外行人，但是你表哥可是內行。

國 賢：他呀！

淑 賢：他怎麼的？起碼他念過大學，在技術方面的知識，在工作方面的能力，在處理問題上的方法，比你多，也比你強！

國 賢：有知識、有技術、有能力，為什麼不幫助我們研究？

淑 賢：他不是不幫助別人的人哪！就拿對我來說吧，一個勁的勸我學習，幫我補習功課，教我數學，叫我將來也上大學。

國 賢：那是對你！因為在他看來你是屬於他的。可為什麼不幫助小胡研究探傷器？他認為這事與他無關。

淑 賢：咳！剛才不是說了嘛，那是複雜的科學技術，你表哥講話了，那不是吹氣呢，難哪！難哪！

國 賢：他呀！純粹是迷信科學，崇拜外國，跟過去的老太太迷信灶王爺差不多，地地道道的名符其實的崇洋派。

淑 賢：（憤懣地）國賢！說話可別太感情用事，要留點分寸，扣帽子還不算，連籠屨都扣上啦！

國 賢：我這是實事求是！（見姐姐生氣，逗趣地）噯！大姐呀，你可加小心，別結婚以後也沾上洋氣。

淑 賢：去你的吧！哪來的那麼些洋氣？

國 賢：本來就迷信外洋，名字叫的也絕，叫“崇陽”，我看將

来你们不管什么都得带上个“洋”字。

淑 賢：(不解其意)带“洋”字？

国 賢：是啊！结婚住新盖的“洋楼”，过年生个“洋娃娃”、“吃洋点心”、“喝羊奶”、“穿洋袜子”、“穿小洋服”，长大了上学连自行车都甬骑。

淑 賢：骑什么？

国 賢：骑匹“洋驢子”。

淑 賢：你这丫头嘴怎么这么损！

[淑賢繞桌追打国賢，二人大笑。魏崇阳上，中等身材，身着一身笔挺的毛料铁路制服，眼睛本不甚近视，却戴一付眼鏡，外表虽洒脱和精明強干，但显得有点华而不实。才进门就被奔跑的国賢撞上。

魏崇阳：(被撞一个趔趄，捂鼻轉圈)哎！……哎！……哎！

国 賢：(发现是他，忍住笑，忙釋衣服)……

魏崇阳：(不解地)你还擰什么呀？(国賢擰的更厉害了)你擰什么呀？

国 賢：我呀！我怕蹭一身“洋灰”！（說完自己也忍不住又与淑賢大笑起来）

魏崇阳：(寻視身上)洋灰？哪来的洋灰呀？没有哇！

[淑賢姐妹笑的更厉害了。

魏崇阳：(莫名其妙地)你们笑什么呀？……笑什么呀？(二人仍笑)你们到底笑什么呀？(見二人笑的可笑，自己也大笑起来)

淑 賢：(也开玩笑地)国賢正在出“洋相”，她說你来了，今天午飯包羊肉、洋白菜餡的洋餃子。

魏崇阳：(高兴地)那好哇！我再去买点洋酒，弄盒羊罐頭咱們来个“三阳开泰”。

国 賢：你呀，可真成問題！

魏崇阳：我怎么成問題了？

国 賢：行啦！你們倆該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！別打攪我了。（拿起圖紙回桌坐下畫圖）

魏崇阳：又怎么啦？

淑 賢：還說呢，二妹對你有意見了。

魏崇阳：對我有意見？那好哇！就請多提寶貴的意見吧。（踱到國賢桌前）我是歡迎來自各方面的批評，斯大林同志說過：批評和自我批評對我們好象水和空氣一樣的重要，……

国 賢：你就會把格言挂在嘴皮子上，可是實際不兌現！

魏崇阳：叫你這麼一說，我成了教條主義者啦！問題嚴重。唉，算了吧，還是說說你對我有什么意見吧？是不是上一次給你買的糖不合口味？

国 賢：我又不是灶王爺，愛吃糖。

淑 賢：下回給二妹買兩盒罐頭吧！

魏崇阳：好！好！

国 賢：為點生活事也犯不上。

魏崇阳：這麼說是工作上的問題麼，是不是感到實習太累了？本來嘛，我也不同意這種實習方法，這麼办吧，明天我想辦法把你調技術室來，給我當個助手，這對你的學習將有很大的好處。

淑 賢：这回對你表哥沒意見了吧？

国 賢：（諷刺地）謝謝你們的“好意”，不敢當，我認為兩個多月的實習，使我學到很多書本上找不到的知識和技

术。

魏崇阳：噢！那么說你还滿意这种实习方法呀？

国 賢：当然滿意了，因为我是从中等专业学校又升入了劳动大学！

魏崇阳：大学？——对！大学！好啦！还是說說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見吧。

淑 賢：行啦！別繞弯了，二妹对你的意見是他俩的建議你为什么不支持？

魏崇阳：为这个問題呀！那可是誤会了。

淑 賢：原来是誤会呀！

魏崇阳：問題是这样的，探伤器这个問題，并不是普普通通的簡單問題，尤其是超音波探伤器，那更是复杂的問題，在外国还只是……

国 賢：大姐你听，又是外国。

魏崇阳：你不要打断我的話嘛。我問你，在目前有几个国家能够制造它？啊？有多少呀，說呀？（国賢不理他，又問淑賢）你說有多少？

淑 賢：一定很少！

魏崇阳：对，这是一个問題嘛！（轉身又問国賢）我再問你，直到現在为止，又有哪本书詳詳細細地介紹过它？啊？你說呀！有嗎？（国賢仍不理，他又問淑賢）你說有嗎？

淑 賢：恐怕沒有吧。

魏崇阳：对！这又是一个問題。（轉身对国賢）我再問你，就咱們这工务段，沒有現代化精密的設備，能制造精密的

仪器嗎？你說呀，啊？你說呀！能嗎？（自我台阶轉身向淑賢）你說能嗎？

淑賢：当然不能了。

魏崇阳：对！这是最主要的問題！（理直气壯地对國賢）沒有設備、沒有藍圖、沒有資料、沒有……

國賢：（忍不下去了，突地站起）有資料、有藍圖、有設備，那還研究它干什么？工程師同志，你怎么就看不見有黨的領導、有工人的智慧、有總路線……

魏崇阳：我知道，這些，我背的比你還熟……

國賢：空談理論，那不能解決實際問題！

魏崇阳：算啦！小胡的敢想精神我不否認，可是這得有一定的科學技術水平。

國賢：你說的是些什麼？我真不明白。你的思想真是成問題。

魏崇阳：什麼？我思想成問題？

淑賢：好啦，好啦，別沒完沒了的瞎噲噲了，（看表）都快九點了，咱先去买東西，回來有時間，再開辯論會，走！二妹。

國賢：我不去。

淑賢：再過幾天我們就要結婚了！

國賢：对不起！再有幾天鐵路局就要開比武大會了，我們還準備作獻禮呢。

魏崇阳：作獻禮？

國賢：不但作獻禮，還要提前投入生產，保證運輸安全。

魏崇阳：我看不透。

国 賢：我劝你还是早把那付眼鏡摘掉。

魏崇阳：（长吁一气，无可奈何地）好——好，祝你們成功。（摇摇头，旁白）成問題吧！（向門口走去）

淑 賢：（走到門前又站住）那我們走了，你捎东西不捎？

国 賢：不捎。

淑 賢：（搭魏崇阳臂）走，我們走。（二人下）

〔国賢又在屋內制圖，不时看表，陈師傅提空飯盒上，老年工人，乐观风趣，穿一身工作服，虽然才值完夜班，却精神飽滿。〕

国 賢：（自語地）怎么还不来呢？

陈師傅：（以为說自己）这不来了嘛，好閨女！还真知道惦记着爸爸！

国 賢：（接过飯盒）爸爸，我沒說您。

陈師傅：你說誰呀？

国 賢：小胡說八点来，現在都快九点啦！

陈師傅：好哇，你姐姐現在心眼里就有你表哥，除了結婚不想別的事，你可也倒好，剛剛开始談恋爱就把爸爸扔一边了！

国 賢：（撒嬌地）爸爸，誰談恋爱了！

陈師傅：你沒談恋爱呀？

国 賢：我們是正經事。

陈師傅：（边洗臉边說）得了吧！还瞞我呢，我老头子眼里可不揉砂子，肉里不扎刺，我这是可靠的情报。

国 賢：（难为情地）爸爸……

陈師傅：得！指你們誰也不行，要說知冷知热还得是老伴啊！

(向屋內喊：“淑賢她媽呀!”)

国 賢：我媽沒在家。

陈师傅：上哪儿去啦？

国 賢：組織家屬，搞副业生产去了。

陈师傅：这么說就得指我自己了，今天早晨什么“嚼咕”？

国 賢：饅頭、稀飯、炒雞蛋，都在鍋里熱着呢，我媽說你今天歇班兒，還給你打了四兩“老白干兒”。

陈师傅：看看怎么样，还得說是老伴兒。

国 賢：我給您端出來。

陈师傅：不用啦，我在廚房里吃。(向廚房走去)

[这时小胡在窗外出現，向屋里看了一眼，走了进来，他是青年工人，精明強干、朴实大方，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充滿了信心和干劲儿。]

小 胡：国賢！

国 賢：你怎么才来呀？

小 胡：我在段上試驗装配来着。图画得怎样了？

国 賢：画完了，你們試驗的怎么样了？

小 胡：差不多了，昨天晚上段长在机械車間帮助搞了半宿，总支刘書記还从鉄路局借来了一台旧的探伤器作参考。

国 賢：多好呀！領導上这样关心。

小 胡：可是借来探伤器，还是解决不了什么問題！

国 賢：那为什么呢？

小 胡：資本主义国家的東西，对技术是保密的，他們为了專利权，在說明书上連“元件”的数值都沒有。

国 賢：那不是沒用嗎？

小 胡：我也有些灰心了，你說，咱們沒有精密的儀器，怎么能搞出精密的東西來？可是劉書記說：小伙子，別愁，多动腦筋呀！

国 賢：對，多动腦筋！

小 胡：他聽說我測驗高壓綫圈有困難，就把我找去了，嘿！他真有辦法，他叫我纏一圈試一試，一邊繞着一邊試驗，到底搞成了，並且大部分裝配上了。

国 賢：（又高興地）太好了！

小 胡：你先別高興，還有兩個問題沒解決呢！

国 賢：什麼問題？

小 胡：振蕩部分的電子管換了兩個都不行。探頭部分的晶體罩，咱們的車床也旋不了。

国 賢：那怎麼辦呀？

小 胡：段長說，明天上班就找電務段幫助想想辦法，車工梁師傅現在試驗作一個工具胎，把機床改裝一下，一定要用咱們的车床旋出晶體罩來。

国 賢：那電源部分呢？

小 胡：我就是為這事來的，（國賢拿圖，小胡驚喜地搶過來）怎么解決了？

国 賢：剛畫完。

小 胡：（看圖）對！對！（握國賢手）國賢，你太好了。

陳師傅：（上，見狀旁白）真快呀，成啦。（不覺說出口來）成啦？

小 胡：（誤會地）就快成了，陳大伯。

国 賢：爸爸，我們俩有点事想征求您的意見。

小 胡：陈大伯，我們就差和您商量了。

陈师傅：（誤會地）你們俩的事呀，自己作主，我完全同意。

国 賢：爸爸……

陈师傅：我不封建！你們还磨不开呀？

国 賢：（难为情地）不是！不是！

小 胡：

陈师傅：噢，我太开通了，你們也有意見？

国 賢：哎呀，您扯哪儿去了？

陈师傅：噢！是說你媽呀？你媽早就和你胡大孀商量妥了。

小 胡：陈大伯，我說的是这个。（指圖，陈以为是結婚証书，一驚）

陈师傅：怎么？都登了記啦？

国 賢：（也頑皮地）有意見了不是？

陈师傅：（边說边接圖）恋爱、訂婚我都没意見，不过过早的結婚我可有意見，因为早婚是有害的，再說……（发现是圖紙）这个……这个跟你俩的事有什么关系呀？

国 賢：这是他研究的超音波鋼軌探伤器。……

陈师傅：（意識到自己的誤會）嗨！看这事鬧的！

〔三人大笑。〕

小 胡：陈大伯，你看大部分都装配完了，就剩（指圖）这部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电子管。

陈师傅：好啊！这事儿可得支持你們，（戴上花鏡看圖）这个多大数值？

小 胡：我是按两兆周做的！

陈师傅：（又指一处）这个頻率多大呢？

小 胡：两千二。

陈师傅：（想了一会）你用什么样的管儿试验过？

小 胡：用过1 G 6和3 A 5等外国管儿。

陈师傅：怎么样？

小 胡：不是不合适，就是灵敏度太低。

陈师傅：咱们自己制造的东西，就要用我们自己国产的材料。

国 贤：那用什么管儿呢？

陈师傅：我看北京电子管厂制造的四极管儿就很好嘛，你可以
试一试。

小 胡：四极管？

国 贤：行吗？

陈师傅：不是说试试嘛！

国 贤：不行呢？

陈师傅：再想，再试，什么时候成功，什么时候拉倒！

小 胡：对，一定要试验成功。

陈师傅：你们在这等着我，我去给你们找电子管去！

小 胡：您下夜班还没睡觉呢！

陈师傅：睡觉那是次要问题，现在都在鼓干劲，争上游，搞大
联劳、大协作，咱们爷们更没说的了。

〔陈师傅笑下，小胡由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给国贤。〕

小 胡：这是昨晚上刘书记买的，我给你留了一个。大姐呢？

国 贤：跟工程师上街买东西去了。

小 胡：工程师来过了？我正找他呢。

国 贤：你找他干什么？